我的爱，白南准

前言

“我的爱，白南准”是一部来自于真人真事，关于当代艺术的童话。她把我带到特定的当代艺术和媒体艺术史现场。这个至今仍旧保留着昔日神奇之光的现场，为白南准以及其他杰出的艺术家，如约翰。凯奇，提供了萌发的土壤和蜕变的机遇。我常常自问；如果白南准没有卷入“激浪派”之中，如果他没有碰撞到约翰。凯奇和博伊斯，他的艺术将会走向何处?

我80年代末去美国留学时就开始了解白南准的作品，虽然没有见过他本人，而我认识的许多媒体艺术家和策展人曾与他交往密切，自然地，从他们的言语中，我知道了许多白南准的故事和他的妙语。

提起白南准的名字，人们自然联想到“视频艺术之父”。这顶帽子多少有些遮挡了他在激浪派艺术运动中的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他扛起摄像机和摆弄电视机之前，他早已活跃于行为艺术，试验声音艺术和偶发艺术的热浪之中，这些基于社会现场：街头，酒吧，俱乐部的艺术生态，调侃“美术馆艺术”的正统与权威性。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现场和“艺术事件”的社会效应。“大众传播媒体”：出版物，电台，集会，加上足以引起社会嘘声和诽谤的的表演成了白南准和约翰。凯奇这些游击战士的舞台。白南准开视频艺术之先河，其实是水到渠成的事，他最早敏感地看到了电视是“大众媒体”传播的未来”，看到由电视，MTV.电子图像合成器带来的新的电子时代的审美趣味以及这种跨越全球的“流动媒体”即将给视觉文化带来的导向。因此，把电视媒介带到艺术舞台上是他的“激浪派”实践的延续。如果这当中存在着质的变化的话，那就是：他在视频艺术上所做的实践开始了他艺术生涯的新篇章，他从此义无反顾地纵情于波普文化的风头浪尖上。他玩开了！乌托邦的理想加上“西皮”似的行为与态度，给了他特定的品性：他有使命感——乐于把自己塑造为视频艺术之父，对此和他同时起来的美国著名视频艺术家 Gary Hill 至今还耿耿于怀（出自于2016年Gary Hill与陈小文的饭桌闲聊）。他乐于曝光，对他所有的行为艺术表演，哪怕只有寥寥几个观众，他必须拍照，用来发表。我说他是视频艺术的安迪。沃霍尔，波普艺术时代的“明星”，这一点也不过分。

玩弄电视机，他的初衷并非要成为“视频艺术之父”。他与当时的抽象表现主义，极少主义，观念艺术等等风靡世界的主流当代艺术较上劲了。我的朋友约翰，汗哈尔德john Hanhardt (后来的古根海姆美术馆视频艺术策展人)1970末在他的画室里曾耳闻白南准的慷慨陈词：“视频艺术终将会有一席之地的”。与杜尚相似，他是上世纪世界战乱，文化人转辗迁移欧美的时代锻造出的精英。他们太顽强了，敏感，机智，在异国他乡变成时代的象征。穿着拖鞋行走于曼哈顿街头巷尾是他的常态，他擅长将他身上带着的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挑衅巧妙地蒙上了禅宗色彩，使美国艺术界以及他的好友拿他无可奈何。据说他

的朋友，美国早期视频艺术家 Ralph Hocking 曾参与制作了许多他的重要作品。当 Ralph 问白南准：你为什么从不署我的名字时，白南准说：我是艺术家，你只是我的工人。

我们今天如何来看白南准的艺术成就？如何评价他为视频艺术的兴起所做出的贡献？的确，他将早年由于电视信号易受干扰带来的闪屏、噪音提炼成视频艺术的语言。他把全球电视联播视为深入每家每户的美术馆。他看到新的科技带来了新的艺术形式和交流方式。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与将白南准推出来的时代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手机把美术馆带到一臂之遥，微信社交平台在取代电视，成为更为广泛的大众传播媒介。白南准的智慧、态度和行为，至今还将回荡在年轻艺术家包括中国艺术家的创作和生活之中。尽管，在现在人的眼睛里，他的作品会很难看。“我的爱，白南准”将为我们提供深层了解他的魅力的机会，他的作品会重新给我们带来针对我们当下的放射性思考和想像了。

陈小文， 纽约，2016年秋